

遗忘与宽容、怀念与向往，直抵人性深处的泣血之作。——著名小说家 杨小凡

复活的世界

第一部

灵魂史

阿慈兰若◎著



作家出版社

复活的世界

第一部 灵魂史

阿慈兰若◎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活的世界 1 : 灵魂史 / 阿慈兰若著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16.10

ISBN 978-7-5063-9224-2

I . ①复… II . ①阿…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9702 号

复活的世界 1 : 灵魂史

作 者: 阿慈兰若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 @ 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4.7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24-2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卷前献词

献给一个人

因为它是黄河母亲孕育的文明，源远流长

献给一个故乡

因为它是每个人精神长河边永远的村庄

献给一个时代

因为它是时空琥珀里律动的史诗，闪烁着永恒的辉光

献给一个民族

因为它是热血与灵魂铸就的恢宏篇章

第一章

1

段大脑袋厚厚的嘴唇向外翻卷着，葡萄皮一样青紫，暗红的牙花肉很刺眼地裸露着，上下两排长而不规则的牙齿几乎被焦黄的油垢全部遮没了，粗大乌黑的鼻孔，像张着的两个阴森森的地穴，更像是塞满烟屎的旱烟杆，一看就知道是个老烟枪，可他的身板却硬朗得如同半截子老榆木树桩子，因为脑门曾经被弹片打开了花，愈合后额头鼓着拳头大的一个疙瘩，像老寿星的额头似的往前撅着。方圆四周认识不认识他的人，无论男女老少人前人后都管他叫段大脑袋，不叫他的官名段长升。有人私下编闲传喧谎儿说，假如他不当逃兵，没准儿会应了他先人给起的官名，真就长升哩，可惜他耳根子软，听了韦金峰的话，丢了当官的运。对此他心里有数，说能捡回一条贱命就是祖坟上冒了青烟，要不是尾巴夹得紧跑得早跑得及时，就得到阴曹地府当鬼官去了哩。

段大脑袋时常带着颇为英雄的口吻给人说起当时的相状与感受，听上去很是玄幻。他说，那一刹那间只觉得整个虚空充满了白色的雾气，低头看不见自己的前胸，他被人往前猛然推搡了一把，膝弯处也被狠狠地踩了一脚，就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一声沉重的硬物撞击地面发出的响声伴着一阵阵钻心的疼痛，通过他膝盖骨电流似的传感到了他的大脑，他的大脑反馈了一句话，只有他的心才能听见，他的耳朵都没这么有能力，嘴巴连动的反应都没有，“奶奶的，老子来也！”这话似乎是一种气息，与周围的雾气合二为一，他圆睁着双眼，似乎能看见这句无所不在的诡秘话语，接着“砰”一声巨响，脑袋一下子空气般散了，他也一下子跌入了虚空，跌入了无际的浓雾里，就在跌入的一瞬，他看见闪电般出现又消失的景象。随着“砰”一声巨响的同时他的脑部中

心一团亮光迸射，朝着四下射出了洋芋地头那种茂盛的蜜苏香蒿的紫红穗，当然也是在瞬间隐入了大雾。他说他相信人命是有定数的，不然怎么在枪响之前人的灵魂就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这么讲的遍数实在是太多太过频繁了，以致无论男女老少都背后说老段的牛皮吹得比豁岷口上的旋风还出怪哩。

段大脑袋和猪脑沟的韦金峰是同一拨被国军抓的壮丁，在同一个军营里当了一年半兵。有天晚上两人经过一番周详地密谋，乘放哨之际一起从兰州逃跑了，两人跑时也没忘记把弹夹和长枪背着，因此，猪脑沟一带的麻雀和野兔子可没少遭他二人祸害。两人在逃跑的路上，面向月亮插草为香，跪拜盟誓，结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死弟兄。韦金峰还有三个亲兄弟，依次叫韦金山、韦金森、韦金海，两个妹子叫韦春华和韦春玉。韦家姊妹一向很少往来，据说是因为父母亡故之后分家产为一个瓦罐子分不公，韦金峰提议打碎了扔到了父母的坟头上，兄妹之情也随之分崩离析，瓦裂玉碎，只有韦金山和韦金峰两家亲不亲疏不疏地往来着。倒是段大脑袋和韦金峰亲如骨肉，三天两头不是你拎着一只野兔子半瓶老酒往猪脑沟去，就是我提溜着一串麻雀儿一斤烟渣子往大营村来。听人说两个人年轻时连老婆都换着睡哩，主意还是韦金峰出的。韦金峰比段大脑袋大十几岁，也比段大脑袋懂事，段大脑袋的老婆黄豆换比韦金峰的老婆白艳芳长得俊俏，年纪又轻，段大脑袋从没说过吃亏的话，两人的关系的确不分彼此。

白艳芳可是个苦命的女人，给韦家生了三男三女，人苦得看不出一点女人的样子。韦金峰从来不把她当人看，她对男人也是唯命是从，稍有违拗便会招来一顿狂揍暴打，隔三岔五就从韦金峰家传出女人撕心裂肺杀猪要命般的哀号，叫了几年后就没动静了。白艳芳大概知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啥也没用，越叫得欢人家越打得狠，干脆就咬紧牙关硬挺着不叫了，把痛苦和呼号压进了心底。韦金山的大女儿叫洋芋，洋芋比妹妹洋洋长两岁，比弟弟小辉长五岁。洋芋的大名叫韦菊香，洋洋的大名叫韦兰香，弟弟叫韦小辉。

洋芋很招白艳芳心疼，就往她家跑得最勤，也就总看到大大毒打大妈的情景。

洋芋给庄上人说：

“我大大打我大妈就像踢死猪死狗砬老榆树木墩子，大大没头没脑地暴打，眼都不眨一下，大妈不躲也不吭声倒在地上死挨着，索性就当死猪不怕汤锅滚了。”

这时候洋芋年龄还很小，不懂大人的事，更不懂男人女人的事，她只是觉得大大心太狠，手太辣，让她非常地憎恨这个男人，大妈太软弱太贤良，太招人可怜。

没人的时候洋芋就煞有介事地给大妈说：

“我长大了死都不找男人，就算找个男人，他要是打我，我就跑得远远地，让他再也找不着，让他没有婆娘，没人给做饭洗衣裳。”

白艳芳就在她头上疼爱地摸上一把说：

“你娃还瓜着哩，女人长到时候就要嫁，这由你爹由不得你呀。”

洋芋就说：

“腿在我身上长着，跑是由我的。”

大妈苦笑着叹口气不吱声了。

要说女人苦，谁也苦不过白艳芳。要说这个女人的故事，那还得从她六七岁上说起哩。

那时候岷口川川口半山沟里住着几十户人家，沟口下面左边的台子上是大地主马殷康的大宅子，半沟里朝右的台子上是白禄厚家开的马车店，十天半月里总有几个车户赶着马车来住店，白家的日子过得如如裕裕。

话说那年夏天的中午，蒸笼一样热的天气骤然凉了下来，晴空里喧响着像大水泛滥天河溃堤样洪水翻滚倾泻似的声音，湍急汹涌如万马奔腾。两天后天阴了下来，轰响声一直持续不断，但改变了时空：声音又从大地深处发了出来，如张着大海之口的公牛不断地在粗重地喘息，却又什么也看不到。天很阴，很闷热，压抑得让人心烦气躁；圈里的牛马也显得焦躁不安，不断地拽扯缰绳，拱抬圈门；猪学着狗的模样从圈墙上跃出跃进，狗学着猪的动作啄开家里的门；山上的鼠子成群结队从洞里钻出来雄赳赳气昂昂地转来转去，像巡海的虾兵蟹将……

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车户，他吃了饭匆匆就走，说：

“不住了，这里要发大水，我劝你们赶紧跑，再晚就来不及了。”

谁信？没人相信。为啥？川口上人谁不知道这是天大的笑话。你说要地震，没准儿有人信，要说水淹，鬼都不信，谁不知道这里十年九旱出了名，名声在地球上绕成了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便是下再大的雨，这几百米深的黄土还不半袋子烟工夫就渗干了？

老天爷的事，人怎么能猜得着啊！

车户没歇脚就赶着马车奔梁上走了。

第二天天刚擦黑，炸雷就像从山上往下滚大石头似的连成串地响了起来，屋外黑得像注满了墨水的河，接着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白禄厚想起前一天车户说过的话，翻来覆去睡不着，披上雨衣到马圈里看马棚子稳不稳当，谁知马早已不知去向。他还没来及喊出声，崖顶上蹿下来的山洪一下子就把他给卷走了。

杨玉英隐约听到外面不断有哭喊声传来：

“快跑啊——往山顶上跑——大水来了——”

她来不及穿衣裳，赶紧抱起女儿艳芳就往外跑。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片，绕到屋后面借着电闪的光亮往山上爬，电光闪一下，就赶紧往前抓一把，往坑洼的地方挪一下。不知爬了多少时候，她们总算爬到了山顶的山神庙，庙里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好多人，哭着抱成团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在庙外的场子上围了一大圈。

后半夜再没有一个人从山下爬上来。

天亮时雨也停了。

马财主家的长工上山来叫：

“谁家缺人了？仔细看看，有缺人的就到我家老爷的场子上去认死人。”

庙里庙外的人一阵风似的朝山下连滚带爬地冲去。比山洪还猛还急切。

马财主该当是财主，人家就是有脑子：他家的宅子建在台子上，周围都有水沟，山上下来的水汇集到一起从台子下面的大窑洞里流出去，窑洞是他家修的，洞里两边有一丈多高的槽，不是用来喂马的，是站人的，他家的长工在那里打捞东西，捞出来的东西当然都归他家所有了，只有死人都扔在场边上任人家辨认抬走。因为是用大铁钩子和锄头打捞的，很多死人脸上身上都流着血带着伤。白禄厚的左耳朵上生有一颗大黑痣，杨玉英凭着这颗黑痣认出了自个的男人。

马财主为了积阴德，发给每个死人一片芦席，每一个死人便算是幸运地被一张席子裹卷着埋在了后沟壑的荒坡地里。

谁也没有找什么阴阳先生来搭罗盘看墓地，灾水冲走了一切，还拿啥去请阴阳先生哩？活下去的希望都被冲走了，能把亲人的尸骨找到，把亲人亲手抬埋了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杨玉英带着六岁的女儿走了一家。

没办法，男人死了，一定要把人家的娃娃拉扯大，只好嫁给了车道岭梁

上的一个叫寇茂盛的老光棍。

杨玉英带着女娃子嫁给了寇茂盛，女娃子就算掉进了火坑坑，三天两顿打是少不了的，有理没理的打也是少不了的，就像她每天都要吃的两顿饭似的，吃饱吃不饱，一顿也少不了。

“我寇家里凭啥还要养着白家的人？我寇家的羊圈里凭啥还要替白家白白喂着不能吃肉的羊？养头驴娃子喂大了还给我能拉车推磨哩，我这是凭的啥？”

寇茂盛每每毒打白艳芳一顿，就先劈头盖脸地这么质问两句。

白艳芳仅只犟过一次嘴就被硬生生打掉了三颗门牙。后来她宁可被后爹打死也不敢再犟嘴说“凭我妈做了你的婆娘”这样招揍的话了。每次她挨打都渴望妈妈替她说句拦挡的话，结果她发现这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妈妈不在一边给后爹帮腔就已经算是她的万幸了。她觉得妈妈完全变成了陌生人、寇家的帮凶。

熬啊熬啊，她好像误入了茫茫无际的一片大沼泽，也不知是什么力量使她咬着牙根硬是熬到了出嫁。

出嫁后她妈去看她，她问起这个困惑，她妈妈流着眼泪说：

“我的瓜瓜吵，我要是当时拦挡一下，你能活到今几个？能有这个大喜的日子吗？闺女，你连这都想不通，妈妈可就死不瞑目了。”

娘俩抱头痛哭了一场，算冰释前嫌了，白艳芳也理解了妈妈当时的一番良苦用心。

为能活命，杨玉英对男人在长达十几年漫长的岁月里无数次地虐待毒打自己的女儿，采取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漠视态度，还要装出一副同样憎恨女儿的歹狠模样帮男人莫名其妙地咒骂女儿，其实每当此时杨玉英的心都裂成了瓣碎成了渣，女儿的理解让她多年隐痛难忍的伤口一下子得到了愈合。

杨玉英嫁到寇家里时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生下来是个男娃，当然姓了寇。寇茂盛高兴，让白艳芳也改姓寇。白艳芳没答应，为啥没答应，她也说不清，想起疼爱自己的爸爸她就是死活不肯改姓。寇茂盛就变本加厉地毒打她，时常是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不说，身上都看得见烂得掉下来的肉串。但寇茂盛心里高兴，他觉得杨玉英能生娃，后来果然一连生了三个，两男一女，寇茂盛高兴得不得了。谁也没想到这么高兴的日子咋就说变就变了哩？起初是两个膝盖里千针万锥地刺疼，后来干脆就疼得骨头变了形，整个人像蜗牛一样蜷成了团，求生不成求死不得，在炕上蜷缩了三年多，花尽了积蓄受够了折磨才艰难

地撒手人寰。在他卧床不起的漫长岁月里，杨玉英自始至终无怨无悔没日没夜地守候在他身边，端屎倒尿，喂饭熬药。寇茂盛死了，杨玉英把一帮娃们都拉扯成人了，只有一个不是人，就是寇老三。娶了个很能下苦，心地很是善良的女人，也生了三男二女，而后他就变了心。因为他做包工头挣了钱，就在城里开什么食用菌公司，和一个年轻的女子搞在了一起，把原来的老婆离掉了。结果后找的那个年轻女子把他的钱一下子全给骗跑了，他没脸回来，跑到格尔木给人家看护羊群去了。

这些话就不说了，还是接着说他妈的故事吧。

杨玉英的女儿长大了，在寇家里就姓白，出嫁了还姓白，白艳芳是她爸爸给起的名字，她是不会改的。白艳芳没有改名嫁到了百十里外的后山里，也就是猪塄沟韦金峰家了。段大脑袋的一个远房表亲给做的媒。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白艳芳时常给洋芋讲起，给自己的儿女倒很少提及。也许她把洋芋当成了可以倾诉她痛苦的唯一的朋友了吧。不管洋芋和她一起睡觉，还是一起在田里干活，哪怕是一起走在去往田间的路上，她也会姑长妈短地将她让人听着心酸的那些山路一样曲折无尽的苦难诉说上一段。

因此，洋芋十二三岁时就总爱在爹妈面前说：

“我这一辈子就陪着爹妈不出嫁。”

韦金山说：

“女娃子哪有不出嫁的事！老天爷把你世成女人身了，就把头低下了过日子，你以后嫁给人家能把男人拿捏得住那是你的本事。”

洋芋越长越大了，便越发地惧怕起自己像妈像大妈那样被一种无形的网给套住，被一种沉重的无际的洪水淹没，被不得不让人低头隐忍的无形的力量所束缚。她怕，于是她无时无刻都让自己有一种向外突围的力量，你只要触着她，肯定会感觉到来自她心底的不由自主的紧张的反弹。她宁愿周围永远是黑夜，只要让自己像星星一样亮着睁着警惕的眼睛，绷紧着清醒的心，就算远离了恐惧。她从骨子里都害怕像大妈那样活在男人给她的令她窒息的沉闷的世界里。那无疑比死都让她更难于承受。她每想起大妈就感觉立刻陷入了无法透气来的氛围，她觉得大妈和妈都活在一种无边无际的压抑之中，她们既心甘情愿，又无可奈何地默默忍受着，随着生命的光阴麻木地往明天机械地走着，没有任何希望地被时光自然地推着前行着。她怕这样，所以当从十三岁上起不断有人来说媒时，每和一个男娃相亲她都会做十天半月的噩梦。

她慢慢长大了，伴随着不断地相亲，不断地被父亲收了彩礼又赖账，不断地被四邻五舍的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的岁月，她长大了。她听去城里当保姆的妹妹讲世道人心的变化，讲城里女人的开放和自主婚姻，就相信了阮苟每个假期给自己讲的那些话。

尤其大妈的死让她铁了心地要自己为自己的婚姻做主。

2

“我的娃娃们都成人了，有妈没妈都成哩。那时候要没我了，娃娃们就可怜死了。现在媳妇子引进门三年多了，孙子都两岁了，原想苦到头了，能享两天福了，老汉该把我当人看的时候了。我都白发苍苍地成了老人，当了奶奶，没承想春首上他还是把我摁倒在地头上像打老驴样毒毒个打了个半死，本来想我死了老汉没人伺候，唉，我总算看清了，媳妇子比我在他心里好，我多余了啊，我一点点扯心都被打没了，你大大心瞎着哩。”洋芋披麻戴孝跪在白艳芳的尸体后面，白艳芳素日给她的一些话清晰地涌上心头，反复地萦绕在脑海，“我还没有驴活得像人啊，你说我阿么活哩吵？我一辈子和绑在磨道里的驴一样被蒙着眼睛不停地苦着，人家还不停地拿鞭子棍子打着……”

洋芋抹着眼泪，突然忍不住失声地叫着“大妈”哭了几声，转又轻声地哽咽起来。

白艳芳的媳妇子万晓红，还有三个女娃韦巧燕、韦巧玲和韦巧梅跪在灵前的火盆旁哭着往里面烧着纸钱。

窑外面的场子上木匠在做着棺材。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热，木匠抡着大斧子挥汗如雨，还不停地跟围了一圈喋喋不休议论着的庄子上人荤不荤素不素地说着笑话。

韦金峰睡倒在炕上了。他叫二闺女卖掉了几百斤豆子，说：

“你妈这辈子跟着我亏着了，你卖了豆子就去商店里多买些麻纸，多烧上一点。”

大后人月前去甘草店砖厂里打工还没回来。傍晚的时候韦金峰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从后院里拿了一个尿盆子到场上做棺材的地方看了一眼，然后到土窑里的灵堂前围着白艳芳躺在一片旧糖上的尸体转了一圈，把尿盆子扣在尸体的肚脐处，眼里涌着泪花蹒跚地往家里走去。

洋芋看到有些蹊跷，跑到场边上临时搭置的伙房里把韦金峰的举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做饭的她妈窦菜花。

窦菜花流着泪小声说：

“咱们这里有个风俗，说横死的女人肚子上要扣个尿盆子哩，不然亡魂会来纠缠害夫，你大大是怕你大妈来找他，哼，活着的时候把人不当人，死了他害怕个啥哟。”

洋芋不无自责地说：

“妈，我想了想，我大妈春首上被我大大打了以后就已经横下心准备走了。她给我说她把家里的重活累活都干完了，把老汉的冬衣和鞋做好了就走了，只怪我没在意。不过你们也看到了，她从春上起脸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点笑意，见人就躲着走，没命地赶着做活，可不就是把心捏扁了要走这一程路吗？”

“我的娃哟，这事不光是你大大打了你大妈那么简单，你嫂子也不是个啥好货。你不要多想了，人的命天注定，女人的命，草根根。”

窦菜花往外推了一把洋芋，洋芋从伙房出来，她没有去灵堂，而是直奔自己家去了。她把自家洗脸的和大妈肚子上扣着的尿盆一模一样的盆子用头巾包着，躲着人拿到灵堂里偷偷和尿盆调换了，尿盆让她扔到了窑顶上，然后进灵堂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盆旁烧纸钱。她想大妈临死前都还想着他们，惦记着尽可能让他们过得舒坦，怎么会来害他们哩？大大韦金峰的做法让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以言状的悲凉和恐惧，像被弃于冬夜里的荒野沟坡上，说不出的一种隐忧像冰水一般瞬间浇透全身漫过心际，难过得浑身寒凉发颤。

3

鸟娃子归林，日头落山的时候，打发去甘草店报丧的两个小伙子一人紧攥着韦生虎的一条胳膊神情凝重地边安慰着，边从梁顶上的陡坡处往豁岷场里奔来。韦生虎用力往前挣扎着扑腾着呼喊妈，嘴里还不太肯定地骂着人。听得出来他心里一定是知道他妈的死因与别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听他含糊模棱的话语，好像是在骂自己的媳妇，也夹带着骂他爹哩。什么贱人千刀万剐老畜生，什么非把驴日的屎们弄死不成。他的哭声里充满着极度的悲愤和仇怨。

段大脑袋听到韦金峰屋里出了大事的丧信，来不及歇后晌，撂下锄头奔到屋里，从仓窖里的腊肉架子上解下半截子猪后腿往肩胛上一甩，翻山越岭抄近路赶到了猪圪沟。他先站在半山咀上往沟圪里的庄子上望了一阵子，确定了聚集了许多人的豁岷场上就是停丧设灵的地方，就先去场上的灵堂里磕了几个头，哭着说：

“嫂子呀，我好糊涂的嫂子，你看你傻得结实不结实哟，多少的苦怅都已经吃尽了，日子将将好过些了，你说你走的这是阿么的一程路哟哈。”

看得出段大脑袋是真心在哭，在为嫂子的突然离世难过痛心。他的抹布一样堆满褶子的脸颊上两股眼泪掉成线地往下淌着。

他给火盆子里扔了几张烧纸，抽泣着去伙房里看了看，又到做棺材的地方瞅了瞅，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卡住棺材板试了试木板的厚薄，既满意又难过地叹息了一声，转身往韦金峰家去了。

韦金峰好像“唸”的一下子老了十八年，神情木讷一言不发两手不住地颤抖，韦巧玲和万晓红抽空从场上的伙房里端来的白面花卷子和洋芋块块炖肉臊子糊糊菜他一口都没吃，搁在一边的炕桌子上晾了大半天。叔叔婶子们都在外面应酬着，报丧的报丧，做老衣的做老衣，糊纸火的糊纸火……小姑子和小叔子们都忙着四处找东西请阴阳，给亲戚们报丧送话，万晓红和韦巧玲就屋里场上两头子跑。

万晓红端水捡柴生炉子伺候公公喝茶。韦巧玲的婆家就在韦家的庄子后头，她从婆家端了一碗莜麦子酿的甜坯子。万晓红接过去搁在炉盘上，她没有说话，只是用一种眼神瞅了瞅公公。

韦巧玲劝她爹：

“你这么长时间水米不进，多少也得吃上一点呀。你把身子弄垮掉了，往后可就遭大罪哩，求你了爹，你就看在女儿跪在你头顶里掉了半天眼泪的分上多少吃上一口哟？”

韦金峰把枕头垫在腰里，斜靠在炕柜上，老泪纵横，有气无力地说：

“唉，闺女呀，爹还阿么吃得下场哩哟？”

韦巧玲看到她爹痛苦不堪的样子，哽咽着说：

“我们还要活着往下过日子里吧？你不吃，咋成？你再不吃，我也不吃饭了，都饿死算了，我也好跟我苦命的妈妈去做伴。”

“唉……”

正说着，段大脑袋咳嗽着进来了，把装着猪腿的蛇皮袋子往门背后一撂，盯着韦金峰望了半天，抹着泪抱怨说：

“大哥，你看你咋几天没见头发一下子就白透了啦，阿么了啦？唉，啥路一下就这么难迈过去，非要弄到这步田地？你可要好好个，你再要是跌倒了，娃娃可就活不成了。你要挺着些，死的已经死上去了，你要往活人脸上看哩，你听到没听到啦？”

“好我的兄弟啦，是我不是人，对不住人啊。”

韦金峰用手掌掬着憔悴的脸颊，就着簌簌滑落的老泪来回搓了几把，硬是把哭声给吞进肚里去了。

“四五天前我来时嫂子还给你弄嘎啦鸡蛋汤喝哩，嫂子可是对你一片古道热肠啊。”

韦巧玲激动地说：

“段家爸，你晓得那几个嘎啦鸡蛋是阿么来的吗？”

“阿么来的？”

“我妈在崖沟里铲苜蓿时捡来的。那天雨下得很大，我妈从蒿草堆里捡到野鸡蛋高兴得不得了，第一句话就说你爹好些日子没见着荤腥了，这下可好了。她身上背着一捆子草，怀里揣着几个鸡蛋，从沟里连滚带爬地摔倒了十几次，两个膝盖和肘子摔得都看见骨头了，硬是抱着鸡蛋没撒手。你们那天吃的鸡蛋就是我妈这样捡的，她给我说她身上摔烂的事情千万不要给我爹说，怕我爹再生气……”

“我的娃，不要再说了，你爹浑球啊，老天爷，你不公啊，该死的是我呀……”

韦金峰哽咽着，强忍着悲痛，自责着，又用两手掬着脸颊就着汩汩涌出的老泪在脸上来回地搓，努力控制着自己几乎失控的情绪。

5

“妈妈呀——你阿么了啦——”

到场口上韦生虎用尽浑身力气呼天抢地地一声哭号才挣脱手，疯人一样地冲进灵堂，要扑到他妈身上去，被几个堂兄弟拼力拦住了，说人死不能伏身。这里人不知是不是把“人死不能复生”的话错会了意，还是真就不能往死人身上伏，无据可考。但韦生虎不顾这些，左右两扒拉就将几个堂兄堂弟扒拉到边上去了，趴在他妈身上悲恸欲绝地哀号。那悲凄的揪心哭喊，叫门外的草木都低下了头。

庄上的老人轮流进来劝说：

“赶紧把娃拽到一边去，不要让白雨打着亡人了。”

韦生虎猛然醒悟，跪在灵前捶胸顿足又大哭一场。

这里人都把泪水叫白雨，就是冷子冰雹，说死人看见活人的眼泪就看到在下冷子。阴阳两界天壤之别，若无差别这冷子还不得把这窑把这场子把猪圈沟把这莽苍苍深沟大山给埋掉？这里的土地上不知浸透过多少这般苦涩的眼泪，下过多少冰冷无情的冷子冰疙瘩。

韦生虎跪在一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洋芋痴痴地跪在另一边默不作声，时时续续地掉下几滴泪珠子。

她脑子里仍是翻来覆去的大妈的影子和声音——

“大妈，大大再打你，你就去找政府告他，再不就给他做饭洗衣裳，要不就睡下来吃，叫他伺候，看他能咋办，他难道还把你弄死不成？”

“好我个侄女儿吵，你瓜瓜个，老天爷把人世成女人啥罪就得受着，男人是天，草长得再高还能越过天去？自己家里人你能忍心告让公家的人难为他？你心上能下场吗？这万万使不得，只要他一辈子把我的几个娃娃好着，还能让我在这个家里吃饭，就只能忍着，这就是做女人。做女人苦，做女人就只能这样，我说侄女儿，你这拧脾气要不改改，嫁到人家我只怕你比我还苦哩。”

“……”

“洋芋，你到你大大家看看你爹把阴阳请回来了没，再找上些塑料布叫人来场上搭棚子，做纸火的不能露在场子上，怕后半夜有雨哩。”

窠菜花在窑门口上轻声叫洋芋，打发她去庄子上。洋芋抬头看看没吱声就走了。

天黑得很，星宿稠得很，亮得很，场上五六盏马灯点着，狗咬得厉害，

四周格外地惨淡。

棚子搭好了，后半夜没下雨，棺材也做好了，做纸火的人说笑着挤在棚子里喝着灌灌茶连夜忙乎着。

阴阳先生来过了，天亮就要去坪子上搭罗盘看墓地，准备跟他一起去打墓坑的几个小伙子随他到韦金峰家歇着去了。

起风了，刮得棚子呼啦啦地响，窑里断断续续的哭声和着棚子里时有时无的笑声飘荡在场子上空。

场心里起来了一个旋风，顺着场边和做纸火的棚子旋了一圈，在做棺材的地方徘徊了两趟，又旋转到设着灵堂的窑门口不见了。

对坡上不知是灯笼还是鬼火，一闪一闪地跳动着……

第二章

1

太阳暖得很，天上一个雨点子都没有落下，扁豆荚干得能听见咧嘴的叫声。

白艳芳就埋在韦金峰家门前沟对过的台子边，晌午一过太阳就能晒展到坟堆上，没两天坟堆上的新土就晒干了晒惨白了，和坟头上插着的引魂幡幡一样地白，正午的时候看着有些晃眼睛。晃眼睛就晃眼睛，韦金峰在门口的园子墙头上一坐就是大半天，一眼都不眨。一辈子从来就没这样长时间正眼看过自己的老婆，睡在一铺炕上，坐在对面吃饭都没有搭眼瞅过，现在他强烈地觉得不瞅不由他，心里慌乱得疼，半天半天地这么瞅着，心里还是慌乱得疼。他想隔着坟墓瞅见她本人，自打娶了她就没有这么想过一次要瞅一瞅她本人，可现在他多么想瞅见她好好地就站在她对面。当然，他知道这已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奢望了，是他亲自把她变成了一个让他一生都再也做不醒来的痛楚的长梦了。晃眼睛就晃眼睛，再晃眼睛他都没有了抱怨，即便有他也知道从此再也无处去抱怨，谁也不可能听他抱怨。几天了他就这么坐在土墙上茫然地盯着金光光的大太阳瞅到山上的黑影子把坟堆遮住，才孤独而恹惶地回到自己的土炕上，接着在梦里瞅他老婆刺眼的坟堆子……

还有一个不怕中午的大太阳晃眼睛的人就是韦金山家的洋芋姑娘，她靠在她大大家的园子墙头上瞅着对面她大妈的坟堆子，心里脑子里盘旋最多的话就是她给大妈说过的狠话：

“我宁可叫爹把我打死打烂了扔到沟里喂狼，也不稀里糊涂嫁到人家家里被白白地做咩死，我可不做第二个大妈，我从小就看大大阿么对待女人的，害怕死个人了。你不是也常给我说吗？宁可跑出去一辈子讨饭吃，不要摊上大大